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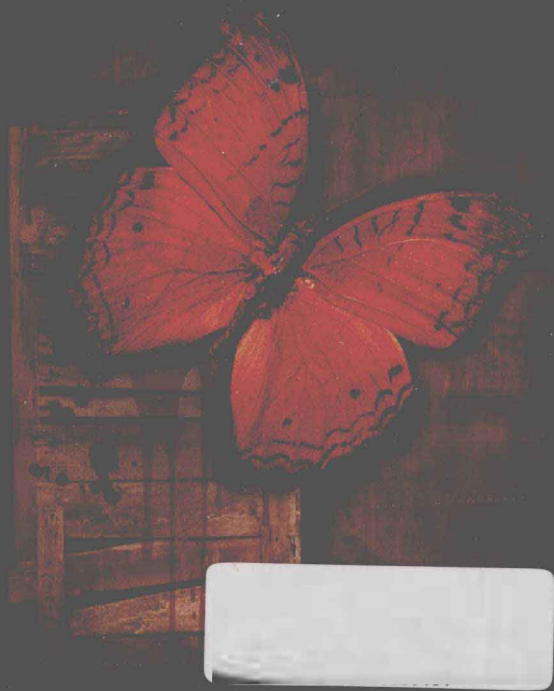
My Blood
Approves Series

血誓约盟

救赎

(美) 阿曼达·霍金 Amanda Hocking 著

刘晓丹 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现代出版社

My Blood
Approves Series

血誓约盟

救赎

(美) 阿曼达·霍金Amanda Hocking◎著
刘晓丹 译

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1-277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救赎 / (美) 霍金著; 刘晓丹译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143-0674-3

I. ①救… II. ①霍… ②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89032号

TITLE: WISDOM

AUTHOR: AMANDA HOCKING

Copyright: © 2010 BY AMANDA HOCKING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XELROD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13 MODERN PRES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作 者 [美] 阿曼达·霍金

译 者 刘晓丹

责任编辑 张 晶
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
邮政编码 100011
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
网 址 www.1980xd.com

电子信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
印 刷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 10.75
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0674-3

定 价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艾里克和我的母亲——感谢你们对我不懈的支持和信任。

没有你们的支持和信赖，就没有本书的问世。

还有皮特 - 阿瓦德沃克和我的死党——瓦莱丽、格雷戈尔、布朗森和菲菲——谢谢你们为我倾注的关爱，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。

还有卡利——我的头号粉丝。

1.

恐惧感笼罩着我。

我不知道身在何处。我以为自己躺在温暖、舒适的卧室里，可醒来时，却发现自己身处陌生之地。屋子里燥热难耐。我的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，却不停地打着冷战。我毫无方向感，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了下来。

我被自己绊了一下，扑通一声倒在地板上。我咒骂着自己，揉了揉摔疼的膝盖，却发现疼痛已经消失了。我一直在接受身体的协调性和优雅姿态的训练，真恨我自己又像以前那样，笨手笨脚的。

不知是谁打开了房间里的灯，灯光闪动了几下。我坐在地板上，那刺眼的灯光迫使我眯起眼睛，我看到彼得站在门口，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牛仔裤，他在低头看着我。

我这才想起自己在什么地方，可是我依然没有摆脱恐惧感的困扰。我的心狂乱地跳动着，彼得听到了我不正常的心跳声，走过来，怕我出了什么事。

“你坐在地上干什么？”彼得不解地问。

“我摔倒了。”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向我走过来，俯下身，把我扶了起来。

我拉着他的手，这才注意到他的胸脯上和手臂上全是汗水。如果不是因为恐惧感让我心不在焉，我一定会好好地欣赏彼得那完美的身材。每次看到他，我都希望他不要那么魅力四射，因为他的魅力让我不能自持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他的声音透出了急于保护我的意味，我有些不习惯。他一直对我温柔有加，可是我看到他对我这么关切，还是大吃一惊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我说着，摇了摇头。

“爱丽丝，你害怕了。”他听到我的心悸动的声音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心跳的速度减慢，于是他追问我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我咬了咬嘴唇，把头发掖到了耳后。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，他那碧绿的眼睛关切地看着我。我觉得平静一些了。我想让他告诉我，我为什么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。

“感觉就像是做了一个噩梦，”我告诉他，“可是那并不是梦，更像是一种……感觉。”

“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”彼得问道。

“只是恐惧，强烈的恐惧感。”

“你刚才在睡觉，然后就感到了恐惧？”他把手从我的胳膊上拿开，然后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。“除了恐惧，没有什么影像出现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皱了皱眉头，努力回想着，究竟是什么把我从梦中惊醒。“我看到了一些影像，可是我当时觉得四肢麻木。就在我醒来之前，我感到恐惧感达到了顶点，我动不了了。”我又摇了摇头，想让头脑清醒起来。“不过那感觉已经消失了，所以我不想再提起它了。”

“只要你没事就好。”彼得似乎很不情愿结束这个话题。

“别担心，我没事。”我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，“我只是感觉很热。这儿为什么会这么热呢？”

“中央空调坏了。我一直在外面修理它，可是我受不了太阳。而且，我对空调的内部构造一窍不通。”我这才弄明白，他的牛仔褲上为什么泥污斑斑，连他的肚子上都有污点。

“真糟糕！”我说着，转移了视线。

“我已经给修理工人打了电话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来这儿需要用多少时间。”彼得用手摸了摸黑色的头发。自从他来到这儿，就剪短了头发，一定是他受不了这种闷热的天气。“住在这种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的地方，就是这点不好。”

“是啊，你说的没错，”我不无赞同地说，“我想去冲个澡了。”

“现在才到中午。”

“我想我是睡不着了。”我说着，耸了耸肩。

“我去看看，能不能给你找把扇子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向门口走去。

“好的，多谢。”我冲他笑了笑。他点了点头，离开了，房间里又剩下我一个人。

我向衣柜走去，想找件衣服换上。衣柜里几乎空空如也，我为10天的旅程准备的衣物都在包裹里，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拿出来。我们一来到这儿，梅就坚持让我把衣服换下来，她帮我洗。

如果生活中缺少了手提箱，我就会感觉不自在，可是梅不允许我拎手提箱。现在她的生活里有了黛西，似乎变得有些母爱泛滥。我真的不知道彼得是怎么忍受她的。

梅违背了艾兹拉的意愿，把她的曾外孙女变成了吸血鬼，艾兹拉在盛怒之下，给他们3天时间从家里搬出去，结果他们两天就离开了。彼得雇了一架包机，和梅、黛西一起逃到了澳大利亚的内陆地区。

他们走了以后，梅依旧与我们保持着联系，她和米洛的联系最为频繁。我们不能在一起过圣诞节，她感到很难过，于是圣诞节过后，她就开始策划和我们团聚的事情了。

米洛下周就要回学校上课了，所以他觉得现在是去澳大利亚看梅的最佳时机。杰克不想跟我们一起来，因为他不想见到梅和彼得。他也不想让我去，可是他并没有阻拦我。

就这样，我和弟弟米洛，还有他的人类男友鲍比来到了澳大利亚，我们将在这里和梅、孩童吸血鬼黛西、彼得，还有那个坏掉的空调共同度过10天的时光。

米洛告诉我，1月份正值澳大利亚的夏季，可是如果我知道这里的夏季会这么炎热，很可能把这次澳大利亚之行推迟到7月份的。

彼得在距离澳大利亚中部城市艾丽斯斯普林斯1小时车程的地方买下了一个大型农舍。他们告诉我，那是一个漂亮的城镇，悉尼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地方都不像他们描述的那么好。悉尼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，坐飞机需要4个小时才能到达，可距离遥远并不能阻止我们去那里。黛西不能去公共场合，她只有5岁，而且控制不了嗜血的冲动。

米洛想把这次澳大利亚之旅作为庆祝我18岁生日的礼物，我觉得，他已经达到了目的。梅为我举行了小型的生日晚会，还专门做了一个生日蛋糕，不过只有鲍比一个人能吃

蛋糕。梅还给了我一件漂亮的裙子，黛西为我做了一张生日贺卡。

我冲了个澡，凉水很快让我平静下来，可是我依然心有余悸。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，可我不知道究竟是出了什么事。

我想给身在美国的杰克打电话，可是这里几乎没有信号。而且，我也不想因为这点小事惊动他，否则他会觉得这次旅行是个傻主意。其实来澳大利亚并没有那么糟糕，只是有一点儿无聊罢了。当然了，真正让杰克担忧的，应该是彼得。

我冲完了澡，走到衣柜前面，拉开了第一个抽屉。在我的内衣内裤里，藏着彼得送给我的礼物，我特意把它藏在了那里。那是一颗漂亮的钻石，镶嵌在一个心形的项链吊坠里。我很喜欢这个礼物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杰克解释。

彼得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生日礼物，无可厚非，可如果杰克知道了，是不会同意的。在我生日那天，杰克送给我一个特制的玩偶，和我长得一模一样；还带我去了水族馆，我们一起进行了潜水，与鲨鱼一起游泳。杰克送给我的礼物棒极了，我十分喜欢，可是比起彼得送给我的昂贵的珠宝，它们就相形见绌了。

可是，杰克给了我永生，这份礼物是无价的，是彼得无法给予的。

“你这儿能凉快点儿吗？”米洛连门都没敲，就大摇大摆地推开门，我连忙把项链收起来，拉上了抽屉。

“嗯，我不知道。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离抽屉远了一些。

“我看这儿更热。”米洛一边抱怨，一边走进了进来。他和

彼得一样，都觉得在这么闷热的地方，赤膊是最舒服的状态。他抱怨着：“这儿至少有 40 多摄氏度！”

“你不想去游泳池游泳降降温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是啊，没错。”米洛吸了吸鼻子，躺在了我的床上，“现在烈日当头，即使外面没有太阳，你也看到游泳池是个什么样子了，那儿根本游不了泳。”

过滤系统出了故障，所以游泳池池壁上结了一层厚厚的苔藓，这个房子里的东西似乎都有问题。他们买下这栋房子时，房子的状况显然比现在还要糟糕，经过梅和彼得的修修补补，这个家才有了一些家的样子。可是游泳池用不了，空调坏了，回廊下陷了，屋顶也需要修补。

我走到窗台边，拉开了厚重的窗帘，看了看窗外。一缕刺眼的阳光照了进来，我盯着外面空旷的场地。这儿几英里的地方都没有人家，他们没有邻居，一切看上去都是干燥枯萎的。我打开了窗户，让外面的热风吹进屋，热风吹进来也比没有风强。

“我觉得我们来这儿是个傻主意。”米洛厌烦地说。

“也没有那么糟糕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儿就是太热了。”我说着，坐在了床上，挨着他，发现他的胸脯上挂着豆大的汗珠，他抬头看了看我，棕色的大眼睛里满是失望。我问他：“你见到梅很开心，对吧？”

“就算是吧。”他说着，耸了耸肩，眼睛看着别处。

米洛一直都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他得到了梅最多的照顾和关爱，后来黛西来了，她比米洛更需要照顾。米洛并不是一个嫉妒心强的人，可是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。被我们的生母忽略，已经够糟糕的了，现在连像慈母那样疼爱他的梅

也不管他了。

“鲍比去哪儿了？”我问道，希望跟他谈论他的男朋友能让他开心起来。

他们俩在一起已经有4个月了，他们是“天生的一对”，他们虽然不像吸血鬼所理解的那种般配，可是他们之间的感情真的很深。鲍比给米洛带来了幸福，他是一个好小伙儿。

大多数时间，鲍比都跟我们一起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家里，虽然一开始我讨厌他，可是后来我渐渐喜欢上了他。也许是我吸食了他的鲜血，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情感纽带，这件事几乎让米洛抓狂，可是他也拿我们没办法。

“他在我们的房间里，坐在电风扇前面吹风呢。”米洛一边回答，一边心不在焉地挠了挠胳膊。这里的蜘蛛似乎格外喜欢米洛，它们总是咬米洛，虽然蜘蛛的咬伤并不会伤害到他，可是会留下大包，刺痒好几个小时。米洛接着说：“如果连他都受不了这儿的天气了，那就说明这儿真的很热。”

“他可能是适应了我们那边的温度了。”我说着，打起了哈欠。我们讨厌燥热的天气，所以我们把屋子里的温度设定为一个恒定的温度。而且，现在正值明尼阿波利斯的冬季，所以我们无法适应这种从严寒到酷暑的巨大转变。“啊！太热了！热得都没法睡觉了！”

“快点儿告诉我。”米洛抬头看着我。“现在家里那边是什么时候？也许杰克该起床了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怎么用时差计算时间，还是你告诉我吧。”

“我不知道这里现在是几点了。”他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也不想知道时间。“你最近联系杰克了吗？”

“前两天给他打过电话，可是这里的信号不好，我很难接

通那边的电话。”

一想到杰克，我就心痛起来。我与杰克结下了血誓之盟，所以远离他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。过去的几个月里，这种感觉减弱了一些，可是他不在我身边，我就不舒服。

“那边怎么样了？”米洛问道。

“我想，还是老样子吧。艾兹拉没精打采地在屋里踱步，杰克迫不及待地等着我们回去。”

“我还是无法相信，艾兹拉没给梅打过电话。”米洛一提起这件事，就惊奇得睁大了眼睛，关于这件事，我也感到很震惊。

不管我有多生杰克的气，对他有多么大的不满，我都无法想象，一连几个月也不跟他说话，那就像几个月不吃不喝一样。

走廊里传来了鲍比的尖叫声，米洛和我一时都没反应过来。自从我们来到这儿，他们就被满屋子的蜘蛛所困扰。鲍比每次看到蜘蛛，都会像个女孩子那样惊声尖叫。不可否认，有些毒蜘蛛可能会要了他的命，可是每次我和米洛赶到现场救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蜘蛛踩在了脚下。

我听到了砰的一声关门声，接下来是一阵奇怪的抓挠声。鲍比的心脏狂跳不止，可是心脏狂跳不止的，并不只是他一个人。另一个人的心脏也在快速有力地跳动着，可是那心跳声要比成年人的心跳声小很多，速度也慢很多。

那是一个吸血鬼的心跳声，一个饥饿的孩童吸血鬼的心跳声。

鲍比又一次叫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跑出了我的房间。他的房间在走廊的另一端，可是我们能看到黛西，她正在赤手

挠着门。她有足够的力气把木门撕碎，木片四溅，她的指尖流出了血，在门上留下了血迹。

还没等我们走到她跟前，她就在木门上掏出了一个大洞，足够她那小小的身躯钻进去，鲍比开始失声尖叫起来。

2.

鲍比锁上了门，不让黛西进屋，可是他也把我们挡在了门外，我们没法马上进屋救他。米洛先跑到了门口，开始撕门。

鲍比一直在尖叫，米洛还没等门上的洞大到足够他钻进去，就迫不及待地洞口挤了进去，碎木头划伤了他的肋骨，如果不是黛西过来袭击他，他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受伤了。他的伤口散发出的血腥味让黛西变得更加疯狂。

我把手从门上的洞伸了进去，从里面打开了门，我觉得这样会更快、更省力一些。鲍比站在床上，背靠着墙。他的手臂被咬伤了，被单上随处可见他的鲜血。他吓坏了，瞪着大眼睛看着米洛和黛西扭打在一起。

黛西不因为嗜血而发狂的时候，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，她的脸蛋胖乎乎的，头发上满是柔软的金色发卷。可是当她张牙舞爪去吸米洛伤口流出的血时，看上去却是那么凶恶。

她咆哮着，面目狰狞。她露出了尖牙，那尖牙长在一个小孩子的嘴里是那么不协调。她的目光锋利，动作疾如闪电。

米洛的速度没有黛西快，他想把黛西按倒在地，可是黛西还在不停地咬他。她咬米洛的时候，并没有吸血，只是吼

叫着、咆哮着，她看见什么就想去咬一口，好像一只发了疯的动物。

我推开了米洛，黛西马上站了起来。我用胳膊搂住黛西，不让她去袭击鲍比，看来鲍比才是她主要的攻击目标。

她在我的怀里扭动着身体，我没法抱住她。黛西转过头，一口咬下去，差点咬到我的肩膀，可是我及时地抓住了她的一大撮头发。

她猛地转过身，我拽掉了她的一大撮头发，看来我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手段了。我把她的头按在地板上，用力地把她的脸往坚硬的木地板上挤压，然后跪在了她的背上。

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，因为我在和一个5岁的孩子打架，可是我觉得自己制伏的不像一个5岁的孩子，倒像一个凶残的水虎鱼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米洛和鲍比一起跳下了床，鲍比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并无大碍。

黛西还想咬我，她在不停地用双手挠着地板。她那胖乎乎的手指流了很多血，可是她根本没有注意。

突然，她停了下来，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以为自己杀死了她，可是她又开始哭了起来。她的样子并不像一个因为不能由着性子胡来就哭哭啼啼的小怪物，更像一个受到惊吓、受到伤害的小孩子。

我看了看米洛，想寻求帮助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放开她，我担心如果就这样放了她，她还会向我们发起进攻。

黛西刚刚哭了几秒钟，梅就闻声赶来。

“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”梅大喊着，从黛西身上一把把我推开。她很用力，我撞到了墙上，我的头撞到了石膏壁上。

梅把黛西抱了起来，黛西又恢复了正常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小女孩。她瘫倒在梅的怀抱里，抽泣着，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。她的鬃发粘在了湿漉漉的脸颊上，手指的伤还没有愈合。

“那个小怪物想咬我！”鲍比惊慌地说。他举起手臂，想减慢流血的速度。米洛站在床上，挡在鲍比前面。

“我不管她做了什么！”梅紧紧地抱着黛西，眼里闪动着泪花，愤怒地瞪着我们，“她只是一个孩子！”

“她可不只是一个孩子，”我马上更正她，“她差点把我们都杀死！”

“不，她只是饿了。”梅轻描淡写地说，“鲍比是一个普通人，她还不习惯在人类身边生活。”

“我不管她习惯什么！”我激动得喊了起来，“如果她杀了鲍比，你会怎么处置她？如果她杀死了别人，你怎么办？”面对我的质问，梅只是摇了摇头，她不愿意看我。

“我要去喂她了。”关于这个话题，梅只是给出了这样的回答，接着她就转过身，带着黛西离开了房间。

“真荒唐！”我叹了口气，伸出手摸了摸头发。

米洛检查鲍比手臂上的伤口，虽然伤口流了血，不过伤得不深。他的鲜血那种令人陶醉、甜美的味道飘满了整个房间，我的胃又开始翻江倒海。

我已经有几个月没咬鲍比了，可是每当我饥肠辘辘的时候，都会觊觎他的鲜血。我渴望得到鲍比的鲜血，胜过渴望得到其他人的鲜血。我们距离这样近，我想起了自己已经几周都没有进食了。

对于我咬鲍比的事情，米洛一直耿耿于怀。与另外一个

吸血鬼分享人类血源是一件恼人的事。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周时间里，米洛都像一只小狗一样跟在我身后，以防我再次咬鲍比，这让我们3个人多次陷入纷争，好不尴尬。吸食了另一个人的鲜血，会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，加深两人之间的情感纽带。虽然那种感觉现在已经渐渐消退了，可即使是现在，我也总是护着鲍比。

米洛在检查鲍比伤口的时候，厌恶地吸了吸鼻子，他从伤口上闻到了黛西的味道。

“你得去清洗一下伤口，然后贴上一个邦迪创可贴。”米洛说完，放下了鲍比的手臂。

“好吧。”鲍比说着，从床上爬了下来。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裤子，裤子上溅了几滴血，他叹了口气，“看来我得把这条裤子扔掉了！见鬼！我喜欢这条裤子！”

鲍比对“遭到吸血鬼袭击”这件事表现得十分豁达，他在这方面的经验要比我和米洛的经验还要多。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吸血鬼打交道了，所以他接触吸血鬼世界的时间要比我们早上两年。

他进了洗手间，开始清洗起来。我回头看了看米洛，轻声说：“梅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。”可是米洛什么也没说。我见他不表态，就急着说：“你可别告诉我，你跟她站在一边。”

他从床上跳了下来，擦去了身上的血迹。他站在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面，检查着身上的伤口，如果他不是吸血鬼，他伤得一定不轻。这一会儿的工夫，他肩膀上和手臂上的咬伤已经愈合了。

“我不会站在任何人那一边。”最后，米洛开口说了一句。

“黛西差点杀死了你的男朋友。”我提醒他。米洛转过身